

胡適的「國立大學之重要」讀後

陳永璣

我很喜歡讀梁啟超、嚴復、胡適、傅斯年等人的文章。他們的寫作，筆掃千軍，他們的學術思想，又具有時代性代表性，不論是對或不對，都是影響廣大而且深刻的。例如胡適留學日記第五六五頁上那一段力倡「國立大學之重要」的文字，雖然理論不够高明，證據也不紮實可靠，但迄今仍然為很多知名學人所引用，很值得加以分析檢討的。我先將原文抄錄如下：

〔民國四年二月二十日 國立大學之重要 與英文教師亞丹先生(Prof. J. Q. Adams, JR.)談。先生問：「中國有大學乎？」余無以對。又問：「京師大學如何？」余以所聞對。先生曰：「如中國欲保全國有文明而創造新文明，非有國家的大學不可。一國之大學，乃一國文學思想之中心，無之則所謂新文學新知識皆無所附麗。國之先務，莫大於是。……」余告以近來所主張國立大學之方針，先生亟許之，以為報國之義務，莫急於此矣。先生又言，如中國真能有一完美之大學，則彼將以所藏英國古今劇本數千冊相贈。先生以十五年之効收藏此集，每年所費不下五百金。余許以盡力提倡，並預為吾夢想中之大學，謝其高誼。先生又言：「辦大學最先在籌款，得款之後，乃可擇師。能羅致世界最大學者

，則大學可以數年之間，聞於國中，傳諸海外矣。康南耳之興，白博士(A. White)親至英倫聘 Goldwin Smith，當日第一史家也。又聘 James Lowell，當日文學泰斗也。得此數人，而學者來歸矣。芝加哥大學之興也，煤油大王洛氏捐鉅金為助，於是增教師之修金，正教師歲得七千五百金。七千五百金在當日為莫大修脯，故能得國內外專門學者為教師。芝加哥之興，勃焉，職是故也。先生此言與鄭萊君所談相合。

吾他日能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之康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四百萬方里四萬萬人口之大國乎！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國乎？

※ ※ ※ ※

史丹福大學建業。(1)一九二七年劉易士(S. Lewis)私立耶魯大學文學學士。

(2)一九三三年歐尼爾(E. O'Neill)私立普林斯頓大學建業。

(3)一九三八年賽珍珠(P. Buck)私立藍馬女子學院文學學士。

(4)一九四九年富克納(W. Faulkner)州立密士失必大學建業。

(5)一九五四年海明威(F. Hemingway)高中出身，未曾進入大學。

(6)一九六二年施丹培(J. Steinbeck)私立史丹福大學建業。

這六位得獎者，沒有一位是英倫當日第一史家所指導出來的文學博士，也沒有一位是當日文學泰斗所訓練出來的文學碩士。美國著名的哈佛大學(Harvard)，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康南耳大學(Cornell)，芝加哥大學(Chicago)等，都是私立大學。美國根本沒有國立大學，他們的新文學新知識皆無所附麗乎？

胡適博士晚年致力於水經注的考據。中國有本水道概要。江河是會改流改道的，州縣也會改

名改隸的。到了北魏時代，酈道元加以注釋說明，就是水經注。水經注是很冷門的地誌，是手抄的秘本，難免抄錯。歷時千百年，難免殘缺不全，更容易把原來的經和後來的注，弄混一起的。

當然精通歷史地名的學者，反覆校勘，可以發現及改正其中錯誤之處。清朝有全祖望、趙一清、戴東原三位學者，研究水經注，三個人先後出版四部書，時間不同，後人難免誤會，誤會戴東原是偷抄趙一清的苦心成品。胡適的水經注考，是考據三位的校勘工作，證明戴東原並未偷抄掠美，王國維的罵人，錯罵了人。胡適博士，研究了五年時日，可見不是粗淺的研究。如果有位研究生，能够獨立考據，獲得這一正確結論，足夠份量，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的。在我們的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類似這種題目很多，可以造出不少文學博士來。這是創造新文明嗎？亞丹先生可能也有興趣考據英國古今劇本的版本淵源，這是代表美國的文學思想的中心嗎？強調文學思想，又舉私立大學為例，這種論據很難認出國立大學的重要的。國立大學在其他方面，重不重要？

〔1〕從學術文化，也說不清國立大學之重要

文學思想四字，代以學術文化，能够效果驚人，自圓其說嗎？英國沒有國立大學。牛津大學（Oxford）康橋大學（Cambridge）倫敦大學（London）等，都是私立大學。因此下面十五位英國學術界文化界的代表人物，都不是國立大學之出品：

- (1) 貝根 (F. Bacon)
- (2) 陸克 (J. Locke)
- (3) 休謨 (D. Hume)
- (4) 邊沁 (J. Bentham)
- (5) 羅素 (B. Russel)
- (6) 史賓塞 (H. Spencer)
- (7) 達爾文 (C. Darwin)
- (8) 赫胥黎 (T. Huxley)
- (9) 李克圖 (D. Ricardo)
- (10) 馬薩斯 (T. Malthus)
- (11) 拜倫 (G. Byron)
- (12) 米爾 (J. Mill)
- (13) 狄更斯 (C. Dickens)
- (14) 蕭伯納 (B. Shaw)
- (15) 高華綏 (J. Galsworthy)
- 法國巴黎大學，從十二世紀創校，以迄一七九三年九月十五日查封停辦，歷時六百多年，是私立大學。起源是巴黎聖母院 (Notre Dame) 主教座堂學校，聖傑內維弗修道院 (St. Geneviève) 及聖維篤修道院 (St. Victor) 三校合併而成的。蘇爾文 (Robert de Sorbon) 於一三二六年捐資興建新校舍，故其校名法文全銜是 Université de Paris à la Sorbonne. 到拿破崙皇帝自己把皇冠往頭上自己戴上，乃於一八〇八年，利用查封的校舍，創辦法國帝國大學 (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France)，以迄今日的國立巴黎大學 (Université Paris)，是國庫開支的國立大學，不到一百七十年之久。不問胡適心目中的法國巴黎大學，是指私立巴黎大學，以國
- (1) 抑指國立巴黎大學，總而言之，下列十五位法國學術界文化界科學界的代表人物，都不是巴黎大學的出品：
- (1) 蘆梭 (J. Rousseau)
- (2) 孔德 (A. Comte)
- (3) 左拉 (F. Zola)
- (4) 大仲馬 (A. Dumas fils)
- (5) 小仲馬 (A. Dumas fils)
- (6) 孟德斯鳩 (C. Montesquieu)
- (7) 狄卡德 (R. Descartes)
- (8) 福爾泰 (A. Voltaire)
- (9) 柏格森 (H. Bergson)
- (10) 莫泊桑 (G. Maupassant)
- (11) 安培 (A. Ampere)
- (12) 柏魁 (H. Becquerel)
- (13) 拉瓦錫 (A. Lavoisier)
- (14) 馮啓禮 (H. Poincaré)
- (15) 拉不拉斯 (S. Laplace)
- 大學有國立大學、私立大學、軍職大學、教師大學等數種，宗旨不同，效果相差很大。

〔2〕從共產主義，更談不了國立大學之重要

西曆一八〇六年耶拿一戰 (Jena)，拿破崙殲滅普魯士的野戰軍主力，法軍長驥直入柏林受降。投降的國王，仍保持其傀儡地位，來維持內政治安而已耳。維持內政治安的國王威廉菲特烈第三，於一八〇九年命令教育部長洪博 (W. von Humboldt)，籌備創立一個國立大學，以國

王之名作爲校名，所以德文全稱是.. *Wilhelms-Friederische Universitaet zu Berlin*，就這是國立柏林大學也。

資本論 (*Das Kapital*) 應本共產主義的聖經，是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所著。他是西曆一八三五年進入柏林大學肄業，先習法律，繼轉歷史，後改哲學，於一八四一年讀得哲學博士 (Dr. Phil.) 的學位。以前該校不提此一位畢業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分裂，成爲西德、東德，該校變成偽東德人民共和國的國立柏林大學，校名德文，變成 Humbolt universitaet。當然現在的國立柏林大學大宣揚，指出馬克思是該校的出品，是該校對共產主義的貢獻。

類似情況，國立北京大學的師生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燦等，是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發起人。墨西哥的國立墨西哥大學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阿根廷的國立科多巴大學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rdoba*)，哥倫比亞的國立波哥達大學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Bogota*) … … 等等中南美各國的國立大學，校校都有共產學生的風潮事件，時常可以在報紙上電視上，讀到或看到的新聞。世界各國國立大學，產生這些史實事實，所以從共產主義的相反立場來談，談不了國立大學的重要的。如果各種大學之中，私立大學、軍職大學、教師大學等等，都是共產主義的溫室，唯獨國立大學沒有不良記錄，方能強調國立大學的重要。

(29) 後讀「要重之學大立國」的適胡：磯永陳

有人說，德國的兩位國寶，文學家哥德 (J. Goethe) 哲學家康德 (I. Kant) 是德國文化學術的代表人物。哥德的母校德國國立史堡大學 (*Straßburg*)，現在變成法國國立史堡大學 (Strassburg)，現在變成法國國立史堡大學 (Strassburg)，現在根本消滅。因爲王堡已割讓蘇俄，

改名加尼寧格勒 (Kalinengrad)，成爲海軍基地矣。蔡元培算不算中華民國的國寶？蔡元培當年到德國去留學，進入德國國立萊比錫大學 (Leipzig)，這個大學現在改名爲國立馬克思大學，德文是 Karl Marx Universität。這些大名鼎鼎的國立大學，如今談得了重要嗎？

(四) 發展科學之成效，國立大學獲獎不

是最多

俄國彼得大帝之女，幾經危難，最後終於登極，是爲彼得娜女皇 (Elizavetta Petrovna)。她創辦國立莫斯科大學 (*Moscow-1755*)，是俄國最老的大學。沙皇亞歷山大 I (Alexander I) 又設國立加庫大學 (*Kharkov-1805*) 及國立聖彼得堡大學 (*St. Petersburg-1819*)。聖彼得堡大學後來改稱國立列寧格勒大學 (*Leningrad-1924*)。這些國立大學，爲俄國爭光，計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化學獎、醫學獎九個。

其芳名及學歷，抄列如下：

(1) 一九〇四年醫學獎巴扶洛 (I. Pavlov)
(2) 一九〇八年醫學獎麥果科 (E. Metchnikoff)
(3) 一九一九年醫學獎麥果科 (E. Metchnikoff)
(4) 一九二九年醫學獎麥果科 (E. Metchnikoff)
國立加庫大學

(1) 一九五六年化學獎沈明諾 (N. Semenov)
(2) 一九五八年物理獎薛仁可 (P. Cerenkov)
(3) 一九五八年物理獎費南克 (I. Frank) 國立莫斯科理工學院

(4) 一九五八年物理獎薛仁可 (P. Cerenkov)
國立莫斯科理工學院

(5) 一九五八年物理獎費南克 (I. Frank) 國立莫斯科大學

(6) 一九六四年物理獎湯伊稼 (Igor Tamm)
國立列寧格勒大學

(7) 一九六二年物理獎藍壽 (L. Landau) 國立列寧格勒大學

(8) 一九六四年物理獎巴朔扶 (W. Basov)
國立莫斯科理工學院

(9) 一九六四年物理獎浦和洛 (A. Prokhorov)
國立列寧格勒大學

法國國立巴黎大學成果較佳，一校之畢業生得三個物理獎，三個化學獎，兩個醫學獎，共八個諾貝爾獎。德國國立柏林大學更佳，一校計產生十九位諾貝爾獎的畢業生。但是最佳者，是英國私立康橋大學 (Cambridge)，拿到二十八個諾貝爾獎。而且留學康橋大學而後獲得諾貝爾獎的他國留學生，不計算在內。文學獎、和平獎、經濟獎，也不包括在此二十八名之內。芳名如下：

(1) 雷禮 (Lord Rayleigh-1904)
(2) 湯姆遜 (J. Thomson-1906) 父
(3) 老布萊 (W. Bragg-1915) 父
(4) 小布萊 (L. Bragg-1915) 子
(5) 巴客賴 (Barkla, C.-1917)
(6) 魏爾申 (C. Wilson-1927)

- (7) 李查森 (O. Richardson-1928)
 (8) 狄籟克 (P. Dirac-1933)
 (9) 查偉客 (J. Chadwick-1935)
 (10) 湯姆遜 (G. Thomson-1937)
 (11) 艾波頓 (E. Appleton-1946)
 (12) 布來傑 (P. Blackett-1947)
 (13) 鮑偉爾 (C. Powell-1950)
 (14) 柯谷德 (J. Cockcroft-1951)
 獲得諾貝爾化學獎者七位
 (15) 盧塞福 (E. Rutherford-1908)
 (16) 艾世敦 (F. Aston-1922)
 (17) 麻登 (A. Martin-1952)
 (18) 辛治 (R. Syng-1952)
 (19) 單雅 (F. Sanger-1958)
 (20) 斯德紐 (J. Kendrew-1962)
 (21) 皮愈N (M. Perutz-1962)
 獲得諾貝爾醫學獎者七位
 (22) 奎洛 (A. V. Hill-1922)
 (23) 艾德安 (E. Adrian-1932)
 (24) 謝靈敦 (C. Sherrington-1932)
 (25) 戴樂 (H. H. Dale-1936)
 (26) 柯立闔 (F. H. Crick-1962)
 (27) 霍德金 (A. Hodgkin-1963)
 (28) 赫世烈 (A. Huxley-1963)

另一種比較方式，是把我們大學理學院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的教科書搬出來，把科學定理、定律、公式、方程式的原作者，抄成名單，逐一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翻查其學歷經歷，不難發覺這些萬邦共仰，永垂不朽的大科學家，最多最密集的一窟，是法國國防部的巴黎工學院(Ecole Polytechnique Paris)，這是為培植技術軍官而設立的軍職大學。

(五) 造船工程的人才，國立大學出品成爲多餘

臺灣四面是海，海上交通是我們的生命線。但由此論據而在國立成功大學新創造船工程系，而在國立臺灣大學設置船模試驗室，成立造船工程研究所，則決策外行錯誤，出品成爲多餘。這是受了胡適那一句『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乃可恥耳。』的影響，根本漠視我國海軍工程教育的存在，只考慮國立大學的片面，以致算盤打錯也。

大型小型的造船廠修船廠，其所需要的造船工程人員，與造船技工的比例，平均是一比一百。一個三千員工的現代造船廠，只需要三十位具有造船學士、造船碩士、造船博士學位的專業人才而已耳。吾國海軍於抗戰勝利後，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即在上海高廟江南造船廠，成立海軍機械學校，內分造船工程、造機工程、造械工程、電機工程，四個學系。民國五十三年改稱海軍工程學院，添設電機工程及電子工程兩個研究所。民國五十八年與陸軍理工學院等合併，併成中正理工學院，新建校舍於桃園大溪。從民國三十六年算起，我國海軍自造造船工程人員的教育，已有二十七年的歷史。歷年畢業生再公費深造而得碩士學位者百餘人，其百尺竿頭再進一步而讀得博士學位者，造船方面有張彬煌博士、李仁初博士、戴堯天博士等，電機方面有韓光渭博士、劉曙暉博士、伍作海博士等。海軍在造船工程方面的教育，其存在不能漠視也明矣。造船方面的技術軍官，現役期規定十年，每年招生名額約二十五名。畢業後，先派海軍造船廠及教學方面工作。十年現役期滿，可以依法志願退役，轉入國營或民營造船廠或其他有關交通方面任職的兩年增加一個三千員工的大型造船廠的需要。我們交通部並無每兩年增加一個三千員工以上的造船廠之財力物力，當然造船工程方面感到人多於事的困擾。此時此日，此國此島，國立大學這一系統之內，再新創國立成功大學造船工程系，是不是出品成爲多餘？多餘之才，不是出國，就是失業。爲減少失業而再成立國立臺灣大學造船工程研究所，則成功大學造船系之失業學士，可以

考進去讀成造船碩士造船博士。讀得碩士博士位，可能仍是多餘之才，不是搶取別人飯碗，就是到美國去謀生。說是儲才於外，實際上到了美國，就自然落地生根的。這是不是算盤打錯？

我們平心靜氣來想，中正理工學院造船工程系，也需要一套船模試驗室的設備，成立造船工程研究所，來測量船舶在靜水及海浪中的阻力，水上飛機的起飛及降落，魚雷快艇及潛水艇的運動性能，為海島生命線，培植碩士博士級的技術軍官。我們國科會把這一套數千萬元的船模試驗設備，設在國立臺灣大學之內，有無財力再添設第二套給中正理工學院？如果沒有第二套的財力，這和慈禧太后有錢建頤和園，無錢辦海軍，有何不同？當然胡適可能說，中正造船學士與成大造船學士一樣，都去投考國立臺灣大學造船工程研究所，有何不可？我認為問題，不是投考，而是畢業。大家一樣同班畢業，獲得同樣學位，成功大學出身的臺大造船碩士博士，可以遠走高飛，去為羅斯福之國爭光；「人比人，氣死人」，中正理工學院出身的臺大造船碩士博士，能安心得為國姓之島效命嗎？中正理工學院的精神教育，如果在此犧牲動搖，是不是胡適博士應該負責？

如果我們反其道而行之，認為「國有海軍，不足恥也」，這一套船模試驗室的設備，遷建於中正理工學院之內，取消臺大造船工程研究所，取消成大造船工程系，致全力充實中正理工學院造船工程系及其研究所，有何不可？中正造船的出品，十年現役期間，在海軍工作，期滿退役

，轉入民廠造船，不是國防民生，均有足夠人才嗎？臺大不是交大同濟，原無造船工程系；臺大所聘到的造船教授戴堯天博士，又是海軍機械學校造船系的畢業生。

幸而國科會經費有限，沒有財力來為國立臺大添設超音速風洞實驗室及汽車實驗室。如果國科會有錢，很可能又在國立臺灣大學成立航空工程研究所及汽車工程研究所，來和中正理工學院爭雄。國科會只考慮國立大學科學發展，不考慮中正理工學院的畢業生，十年義務期滿，是會從軍中退役的。發愁人力失業的單位，是從前經合會人力小組的事，所以該人力小組負責人，發表下面一段談話，是民國六十一年六月廿五日聯合報臺北電：

『今年大專畢業生四萬四千人，尚有七千人

從軍中退役，一共五萬一千人。其中需要入營服役的，只有一萬九千餘人，師範畢業分發任教者三千餘人，其餘二萬七千餘人，都要進入社會就業。但估計可以獲得就業機會者只有五千餘人。試想這些高素質的人力，將如何打開出路？』

(六) 職業教育體系的建立，不可步國立

大學後塵

大學至少可分國立大學、州立大學、私立大學、軍職大學、教師大學等等，學制不同，效果大異。我們教育部為建立職業教育體系，現在籌劃在臺北南港區，新創國立臺灣技術學院一所，

預定今年暑期招生云云。個這新創的國立臺灣技術學院，如果仿照國立大學的學制來辦，或早或晚，必定辦成國立臺灣技術大學，與下列友校看齊：

(1) 美國州立密州技術大學 (Michig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Houghton, Mich.)

(2) 美國州立加州技術大學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 Calif.)

(3) 英國市立巴市技術大學 (Bas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4) 英國市立龍埠技術大學 (Longsborough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5) 德國市立柏林技術大學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6) 德國邦立慕尼黑技術大學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uenchen)

我之所以說，職業教育體系的建立，不可步國立大學後塵，因為弊多利少也。要明白國立大學之弊，應該先摸清教師大學之利，這點可能胡適博士也未必內行的。

世界上的教師大學是法國大革命時期一七九年（嘉慶元年）創立巴黎師範大學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Paris) 開其端的，以後

逐漸增加，現在法國共有十六個師範大學分佈全國各地區。這是法國大革命以前所沒有的學制，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所叫出來的革命教育。一開始就規定在校享受公費求學的權利，畢業後要履行十年任教的義務。這種革命見解，是權利配合義務，義務配合權利。公費求學，所以

後讀「要重之學大立國」的適胡：璣永陳

家境清寒子弟，能够完成大學教育。十年任教，就不是白白享受民脂民膏的特權人物。十年任教，的義務期滿，可以志願去留，這點最為遠見，不致埋沒人才，不致終身稀飯。他們的思想公平、水準高明，所以義務期滿而投筆從政者，有下列畢業生成名：

(一)白魯姆 (Leon Blum) 兩次組閣的內閣總理

(二)賀利歐 (Edouard Herriot) 三次組閣的內閣總理

(三)塔爾度 (André Tardieu) 三次組閣的內閣總理

(四)彭立輔 (Paul Painlevé) 三次組閣的內閣總理

(五)龐畢度 (George Pompidou) 現任法國總統

他們的設備完善，師資優異，所以畢業生而獲得諾貝爾獎者，有下列六位師範生：

(一)黎普滿 (G. Lippmann) 一九〇八年諾貝爾物理獎，一九一一年法國科學院院長，

(二)薩八廸 (R. Sabatier) 一九一二年諾貝爾化學獎。

(三)羅蘭 (R. Rolland) 一九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

(四)皮以玲 (J. Perrin) 一九二六年諾貝爾物理獎，一九三八年法國科學院院長。

(五)柏格森 (H. Bergson) 一九二七年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一八年法國學術院院長。

(六)沙德 (J. Sartre) 一九六四年諾貝爾文

學獎。

我們國立臺灣技術學院，現在尚未建好校舍，也未裝好設備，更未招生上課。如果採用教師大學生的學制來辦，就是國立臺灣技術教育學院或範生的身份。有此公費師範生的身份，四年畢業後，可以分發各地各市的職業學校任教，沒有人才不下鄉的難題，也沒有畢業即出國的賠本。我們的職業教育，有了他們來任教，就解決師資問題，有了他們來編書，也解決教材問題。師資問題與教材問題，是我們教育界本身的責任，不能用建教合作的口號，來推諉給其他單位的。職業學校很多，沒有畢業即失業的笑話。義務期限規定五年。任教期滿，可以志願去留，仍舊恢復職業自由。這個學院的籌備，預算是三億四千七百多萬元，再加三億元購買地皮。這筆鉅大數目，我們若採用公費師範生的方式，能解決職校師資及課本的難題，可以理直氣壯，向全國父老報銷這筆投資。反而言之，若步國立大學的後塵，學生就不是公費師範生的身份，又是一種高素質的人力，如何打開出路？何必向世界銀行貸款來製造失業？

本文限於篇幅，只寫五六種項目，都證明不了國立大學的重要。這是拋磚引玉的嘗試，希望海內外學人及斯界賢宿，另從經濟建設、民主政治、醫學教育……等方面着眼，證明國立大學有特殊重要性看看。如果無人證明或證明不了，胡適的論調，就不能成立矣。

(民國六十二年11月)

王雲五總編纂

中山大辭典「一」字長編

價售部每元〇〇三

四裝精開六十，條四十七百四五千共，字餘一千萬至多，義釋字單之「一」以書本。書具工佳最之得多可為確，羅收已均部大，彙辭之首句為字「一」以凡。頁十八百

臺灣商務印書館

號五六一第一戶帳機政郵 號七三段一路南慶重市北臺